



私生女

JUDITH KRANTZ著

謝瑤玲譯

當代名著精選 133

私生女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九九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三三

私生女

MISTRAL'S DAUGHTER

原 著：JUDITH KRANTZ

譯 者：謝瑤玲

發 行 人：平 益 澄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益

趙爾心・雲 菲・陳更草・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著 作 權：台 內 著 字 第 21986 號
執 照 字 號

初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五 月

第 二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四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50元



私生女

JUDITH KRANTZ著
謝瑤玲譯



私生女

JUDITH KRANTZ著

謝瑤玲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喬林·米羅 (Julien Mistral) —— 法國天才橫溢的大畫家，高大英俊，剛愎自負。

玫綺·藍巴 (Maggy Lunel) —— 紅髮的猶太女郎，自信而精力過人。
德菲·藍巴 (Teddy Lunel) —— 玫綺之女，當代最成功的攝影模特兒。

斐薇·藍巴 (Fauve Lunel) —— 藍尼家第三代的私生女，也是米羅的女兒。

凱娣·勃朗寧 (Kate Browning) —— 米羅之妻，野心極大而又工於心計。

娜丁·達瑪 (Nadine Dalmas) —— 米羅與凱娣之女，資質平庸，愛慕虛榮。

傑森·達西 (Jason Darcy) —— 出身良好，聰明優秀的美國青年，後娶玫綺為妻。

埃烈·艾維德 (Adrien Avigdor) —— 發掘米羅的畫商，後成爲藍

尼家的好友。
伊麗·艾維德 (Eric Avigdor) —— 埃烈·艾維德之子，斐薇的愛人。

梅文·艾伯 (Melvin Allenberg) —— 瑪蒂的第一個男朋友，後成爲傑出攝影師，另名傅克。

柏瑞·柯罕 (Perry Kilkullen) —— 瑪蒂之父，因已有家室而無法與玫瑰結婚。

寶拉·戴蘭 (Paula Deslandes) —— 司介玫瑰成爲畫家模特兒的酒店老闆娘。

凱西·歐格斯諾 (Casey d' Augustino) —— 藍尼公司高級幹部，斐薇的左右手。

露露 (Loulou) —— 蘭尼公司最資深的登記員。

瑪珍·柯罕 (Mary Jane Kilkullen) —— 柏瑞·柯罕之妻。

南妮·芭瑞 (Nancy Butterfield) —— 瑪蒂的保姆。

傑安·波斯 (Jean Pollison) —— 米羅家的長工，是個忠實的僕人。
瑪莉·波斯 (Marte Pollison) —— 傑安·波斯之妻，對凱蒂忠心耿耿的農婦。

艾天·戴加 (Etienne Delage) —— 一次大戰後，米羅的新畫商。

馬特·裴林 (Maitre Perrien) —— 雷斐薇處理米羅遺產的律師。

1

斐微快步衝過前廳，醒目的紅色雨衣裙裾飛揚，在電梯門關上之前的一剎那，她設法擠了進去。她氣喘吁吁地，想要把條紋花傘摺疊起來，以免雨水滴到周圍擁擠的人羣，但是擠滿了人的電梯却使她動彈不得。

要是她早一點來，就可以免除擠電梯的苦惱，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九月這個下雨的早上，想要找到一部空計程車簡直就是難如登天。她只有在麥迪遜大道上搭乘慢吞吞的公共汽車，再從五十七街跑步過來。她全身濕濛濛的，小心翼翼地扭動頸子，環顧周圍的人。有沒有人會在十樓以前出去？她意識到，大概是沒什麼指望。卡內基辦公大樓這部古老而吱嘎作響的電梯，上升速度緩慢，電梯內有種緊張而惶恐的氣氛。除了電梯操作員外，這個窄小的空間裏擠滿了沉默不語、而又心情惶恐的小姐。毫無疑問的，她們每個人都自信無論是在她中學之時，在她的家鄉中，或在她所住的那一州內，她都是最美麗的女孩。

這趟電梯也就是她們踏向夢想多年的目標的最後一步。她們即將接受藍尼公司的面試；這是全世界最有名、最具權威，也最有勢力的模特兒代理機構。斐微感覺到環繞在她四周那種幾乎令人難以

忍受的焦慮和期盼，不禁閉上眼睛，祈禱電梯快點到達十樓。
『凱西問我妳來了沒有。』電梯操作員的聲音大得足以讓每個人聽見，他對斐薇說道：『她在樓上等你。』

『謝謝你，哈利。』斐薇覺得周遭的二十雙眼睛立卽在一種敵意的懷疑中全都轉向她，不覺將頭子更縮進衣領內，恨不得消失不見。她的兩邊側面都被仔細地加以評估，那些女孩的目光由她的前額直掃到下頸，但並未發現任何瑕疪。她們在她身後打量她的高度，頗為沮喪地注意到她並不比她們任何一個人要矮。即使是站在最後方的女孩，也不致被擁擠的人羣完全遮擋，而至看不見斐薇那一頭蓬亂的紅髮；那抹耀眼而出色的紅，一看就知道是天生的。

斐薇受檢視之時，電梯裏鴉雀無聲。

站在斐薇右側的女孩問道：『妳是個模特兒吧？』掩不住指控和嫉妒的語氣。

『不是，我不過是在那裏做事。』斐薇察覺得出電梯內的氣氛為之一鬆。她又是個無足輕重的人，也不再受人注目了；為此她慶幸地挺直了背脊。電梯門在第十樓一打開，她便衝向走道，頭也不回地跑進藍尼公司。

她很清楚在她身後的那些女孩將要做些什麼。她們將會排入半個鐘頭前即已形成的隊伍等待初次面試。自斐薇的祖母，玫瑰·藍尼在四十多年前創立藍尼公司以來，每個禮拜有三天早上舉行這一類的面試。每年接受面試的數千人中，只有三十個人可以脫穎而出。

斐薇快步走進她的辦公室，心想或許電梯裏有一位女孩會得到微乎其微的機會而通過面試。說不定其中的一個有掛在公司裏每個人口中所謂『閃亮』的特質。當她推開那扇掛有『婦女組·組長』告示的房門時，她不禁想着：他們又怎麼知道單有美麗是不够的呢？

斐薇的助手凱西·歐格提諾，坐在椅子上翻閱着下一期的時尚雜誌樣本，這時驀然抬起頭來。個子嬌小，有一頭鬈髮的凱西，芳齡二十五，比斐薇要大幾歲。

『看妳一副被騎警隊通緝的樣子。』她咯咯笑着，覺得斐薇的表情怪逗趣的。

「我差點透不過氣來……剛剛和一大羣面試的女孩搭同一部電梯。」

「誰叫你遲到。」

斐薇溫和地反駁道：『我又遲到過多少次了？』她脫掉雨衣，鬆了一口氣，在她的位子上坐下，又拉掉濕漉漉的靴子，把裹在黃綠色緊身衣內的雙腿擱在桌上。下雨時她從來就不講究衣着，今天她穿的是一件橘紅色的高領毛衣，和紫色斜紋軟呢長褲。

『很少，』凱西承認道：『不過用不着道歉，你並沒有錯過本週的緊急事件。』

『緊急事件？』斐薇透過辦公室的玻璃門望向外面，紅色的眉毛詢問似地聳高。她所看見的每一處都保持正常狀態，數十個登記員正持着電話交談。只要電話沒有故障，藍尼公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緊急事件。

凱西說：『珍妮的麻煩。』一臉嚴肅的表情，令人不禁焦躁。

『又來了！』本來已開始在桌上的記事簿上塗鴉的斐薇，用力將鉛筆放下，就像一個不耐煩的法官敲打他的槌子似的。『我上個禮拜已經警告過她，她竟然又惹麻煩了？』

『昨天「市集」雜誌約了她——亞瑟·布朗要為她拍照。她的服裝設計師寶玲，今天一大早就打電話來，簡直就是發紫了！——』

『你知道發紫是表示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嗎？』斐薇急忙打斷凱西的話。她不希望讓珍妮最近的麻煩事將她已出師不利的一天完全地破壞。珍妮是藍尼公司頂尖的模特兒，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再添加什麼簡單易記的姓氏，因為她是全世界最迷人的金髮碧眼女郎，美得無與倫比；沒有任何『如果』、『以及』或『但是』的美。珍妮是天生麗質，令人無從否認的。在斐薇所認識的模特兒中，只有她對自己的容貌完全滿意，自知是十全十美，也因而使人難以忍受。

『我是說她氣得臉都發紫了。』凱西繼續說：『昨天珍妮比預定時間晚到半個鐘頭。遲到既是她的慣例，這倒也還不成問題。她的頭髮髒兮兮的，這也沒有問題，因為設計師幫她洗了。她侮辱化妝師，但他原諒了她，因為他對受辱差不多已經麻木不仁。然後她說她沒有吃午餐，所以無力工作，他

們便叫東西給她吃，叫了三份不同種類的酸乳酪，最後才算使她滿意。接下來她和她私人的占星學顧問聊了半小時的電話。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可以忍受。叫寶玲氣得發紫的是，在他們和珍妮周旋了老半天後，「市集」還是沒拍到照片。她不讓他們為她剪頭髮。』

斐薇羞地站起身，臉上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灰色的大眼睛因氣憤而瞪得更大。『珍妮明知道那是美容講座專欄。她知道他們得把她的頭髮剪掉兩吋——這是整個專欄的主題。該死！下一季流行髮型的不同之處，就是短了兩吋——上個月她接受預訂時，我就已經明明白白對她說過了。』

『啊，但是我們的珍妮改變主意了。你知道，她的占星學家告訴她說直到太陽和海王星的位置重疊以前，她不可以有任何改變。』

『就這樣了！請珍妮走路吧。今天我就要取消她的合約。』

『哦，斐薇……』凱西呻吟了一聲，想著接下來三個月珍妮已排定的許多預約。

『不行。珍妮像這樣給公司難堪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如果我由著她去，怎麼要求別的女孩自愛而且盡心工作？』

『妳和她解約，明天她就會為福特或威娜工作。』凱西嚴肅地警告道：『為了得到她，有許多人寧願容忍一切——珍妮是獨一無二的。』

『錯了，凱西。早晚總會有另一個珍妮出現的。』斐薇平靜地說：『但是藍尼公司却只有一個。』

『說得好，說得有理。不過，妳不先和珍妮談談嗎？』凱西問。

『珍琦！』斐薇訝異地說：『她今天不是不在嗎——星期五了呀。』她祖母慣於在週末出門度個長假，這期間公司的事務由斐薇全權負責。

『她跟我說雨下得太大，所以還是明天再到鄉間去。』凱西告訴她：『老闆在她的辦公室裏。』

『我當然要把珍妮的事情對她說。』斐薇深思地說：『還有別的緊急事件嗎？』『只有一件妳無能為力的，彼特現在正在修理。』凱西說的是每個禮拜總要費個兩、三天為他們

修復上百支外線電話和數十支內線電話的電話修理員。『有一個登記員的電話和別人的電話錯了線——她接到的是打給一個心理醫生的電話，他則接到打給我們的。她叫每個人好好哭一場，洗個冷水澡，吃兩顆阿司匹靈……然後祈禱。』

『反正是有益無害。』斐薇說着，推開辦公室的門，往角落那間大辦公室走去。許久以來，玫琦·藍尼就在那間辦公室裏統治了整個時裝模特兒的世界。

有些美女年華老去後仍高雅動人；有些則依戀過去的某段歲月，設法保住那時的容貌，却改變不了逐年老去的事實；還有一些則驟失美貌，使得見到她們的人只有扼腕追憶。玫琦·藍尼則真是駐顏有術。由二十呎遠外的地方看她，她仍是那個曾是全蒙帕內斯街最可愛的畫家模特兒的十七歲少女。站在十呎距離之處，她顯然是全紐約最雅致的女人，苗條的身體蘊涵着無限熱情，是數代婦女費力追求的。與她正面相對，仍然料不到她已有六十好幾，因為她的風韻之動人，根本使人無暇去思及年齡了。

『玫瑰！真遺憾妳的鄉村之行要延後……達西很失望吧？』斐薇衝上前親吻她的祖母，以她真正的名字稱呼她，顯得格外親暱。

『他有點不高興，但後來他又打電話給赫博·梅耶，兩人約好在「二十一俱樂部」共進午餐，隨即又快活起來了。』玫琦擁着她，回答道：『昨晚收音機說要停電了，所以我不想外出……打算不顧我著名的甜美氣質，藉着燭光在家裏到處亂撞，並且在火爐上烤條熱狗吃。』

『我還以為妳會更浪漫的呢……又一個幻想消失了。總之，我倒很高興妳在這兒。我決定和珍妮解約……』斐薇望着玫琦的臉上交織着詢問和決心。

『我也在等着看這件事會不會發生。早在三個月前露露就和我打了賭。』
斐薇驚訝地張大了嘴巴。登記組組長，也是玫琦親密好友的露露，對於珍妮難以預料的行為一向沒有任何表示。